

T 9297/0446

29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群書考索卷三十一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和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刊

○士門

天門

陳禮書曰因代之學。夏則上序下序

王制曰時序氏秦國老於上序養燕老於下序

夏則東序西序

王制曰夏氏秦國老於東序養燕老於西序

周則左學左學

王制曰西人養國老於右序養燕老於左學

周則東序左學

東序即東序也。東序即上序也



群書考索卷三十一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刊

○士門

天子學

陳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序

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序

夏則東序西序

王制曰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

商則右學左學

王制曰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周則東膠虞庠

東膠即東序也虞庠即上庠也



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

瞽宗即右學也或曰辟雍一曰成均。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詩曰錫京辟雍又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文王世子曰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祭義曰天子設四學鄭注謂四郊學也庠之學非也

蓋周之制也辟雍即成均也以其形圜如璧則曰辟雍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共左東序其右瞽

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祭義曰食三

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即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

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

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即祀三老五更於太學也然則商之

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

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爾則右

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領學政

董仲舒以成均為五帝之學豈非周之辟雍用成均之舊法以為學

政故辟雍亦名成均歟

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

方而位之也。大戴禮賈誼有帝入五學之說

陸氏禮象曰天子設四學蓋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

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居其中其南為成均其北為上庠其東為東

序其西為瞽宗

鄭康成謂周有四郊之虞庠王肅謂辟雍即明堂耳皆不可攷也

周禮禮記掌學之官其名不同

周禮師氏掌三德以教國子禮記文王世子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又

曰父師司成鄭注以為大司成即司徒之屬師氏也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禮記闕其官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樂師掌國學之政禮記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將出學小學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鄭注曰小樂正即樂師也而謂大樂正為樂官之長意者即周禮大司樂歟自大胥而下小胥大師籥師其名皆同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小胥掌學士之政令禮記王制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其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周禮大師教六詩而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周禮籥師掌教舞羽吹籥文王世子曰籥師學戈籥周禮有諸子之官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之官鄭曰即諸子也

諸侯學

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商學也頌宮周學也然則魯亦用四代之學歟諸侯頌宮與魯同制但

無瞽宗與序亦有小學也陳但書曰頌宮之制半於辟雍而水蓋缺於北方也諸侯樂懸缺其南而泮水缺其北者缺南而存北所以便其觀也缺北而存南所以便人之觀也泮水太學也太學在郊故記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別先有事於泮宮焉然則序與瞽宗蓋亦設有頌宮之左右而米廩在公宮之小學歟

鄉學

孟子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陳禮書曰孟子因論井地而及於此則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王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簡不帥耆老皆朝于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遂有序何也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事大傳則記以為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於閭塾謂之家有塾可也則合二十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

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卿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卿一等矣降卿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

漢食貨志言里胥坐右塾則里亦有塾蓋閭在遂則為里又言里有序又言鄉有庠其名不同

大小內外之辨

陳禮書據祭義之說。周設四代之學以為辟雍居中。一名成均。

東序在左。一名東膠又名太學。右學在右。一名瞽宗一名西學。

天子太學在內者三小學在外者一虞庠是也

虞庠在國之西郊一名上庠米廩

陸氏禮象據大戴禮賈誼之說以東學為東序南學為成均西學為瞽

宗北學為上庠大學為辟雍此五學在內者皆大學也小學學在外東

膠虞庠是也二者皆所有據未知其孰當然而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太

學居內諸侯之學太學在外小學在內蓋諸侯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

後達于京故也天子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于朝故也

天子視學

禮曰天子視學四養老也簡不帥教也出征受成也以訊馘告也

其養老也

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

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

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云大

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

老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釋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者

也夫貴冑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

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

其學所以別分義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

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

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而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

養之者國老之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饗酒正槁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鄭氏謂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皇氏謂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養老一歲有七鄭氏云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養老凡四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是七也然則古者建國必立三卿卿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老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故永平中拜桓榮為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為三老而鄭氏以此為三代之制誤矣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仕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固在其間皇氏雖而二之亦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又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

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士亦誤矣又禮記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亦誤矣養老之禮外饗羣宰割烹酒正共酒槁人共養羅氏共鳩方其養也必先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適饌省禮養老之珍具遂廢味為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醑冕而總干則乞言憲行之養著而孝弟之化行矣有司告以樂闕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互養老幼于東方而終之以仁此所謂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禮言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禮而服燕衣商人以食禮而服縞衣周人脩而兼因之而服元衣蓋有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商人以食則知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脩而兼用之周官外饗言饗耆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荷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祭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

漢明帝養老之禮天子親袒割牲執醬執爵祝饌在前祝饌在後其禮

似矣然所養特三老五更二人而已羣老不與焉非古禮之意也
三老五更昔三代所尊也

三者道成於三謂天地人也老者舊也壽也詩云方淑元老書稱無
遺者老黃荀之言則罔所僭五者訓於五品更者更也五成長子更
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故三老五更皆取有道夫妻男女完
具者為之鄭玄曰老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邕
曰更當為叟字之誤

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三公設几九
卿正履祝鯁在前祝鱧在後使者安車襃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二年
其明日三老詣闕謝以其禮遇太尊故也

後漢明帝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

桓榮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其身

漢帝以魯不季充為三老

漢帝又以袁逢為三老賜以玉杖

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為飾鳩者不咽云為敬老人之不咽也

魏高貴鄉公即位幸太學命王祥為三老祥字休徵鄭小同為五更祥
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
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後魏孝文養老於明堂以尉元為三老元字荀仁游明根為五更明根字遠志帝
再拜三老肅拜

鄭眾云但俯下手今時禮拜是也

給三老上公之祿五更九卿之祿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以大傅燕國公干謹為三老賜以延年杖帝幸

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外之間三老各拜有司設三老席

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

太司寇楚國公寧升階正皇帝升立於齊衰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

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醑有司撤訖皇

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推不才

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誨之三老咨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胡明
王聖主皆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云云三老言畢
皇帝再拜受之三老各拜禮成而出唐制仲秋吉辰親養三老五更於
大學通典
其間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也

王制曰天子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將出
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
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然則養老有常時謂仲
春仲秋而簡不帥教者受成獻則無常時雖有常時其入學也亦必養
老焉禮書。古者諸侯視學之禮蓋有同於天子泮水所言是也

釋奠
周制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釋菜奠幣禮先師也
禮記月令仲春曰是月也命樂正習舞為樂上丁釋奠於國學

釋謂置也謂置牲幣之奠於文宣王
天子及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禮記命有司上戊釋奠於太公廟肅

之奠幣。又月令仲秋曰是月也命樂正習吹。春夏尚舞秋冬尚吹習
之為將釋奠。上丁釋奠於國子天子乃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禮記是月也命有司上戊釋奠于太公廟禮記。文王世子凡學

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
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
元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
有國故則否

合者當與鄰國合也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大合樂為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下則視學焉
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
始立學者既饗器用幣然後奠菜菜芹藻不舞不授

釋菜禮經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噐司馬之噐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

乃退饋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釋菜于虞庠則饋賓于東序

天子視學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為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

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大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

曾子問曰凡告必用制弊反亦如之

甸祝舍奠于祖廟禩亦如之

賈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以其不立尸奠之。言停停饌具而已

儀禮賓朝服釋奠于禩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釋幣于門乃至于禩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

主人酌進奠一獻言陳者將復有次也先薦後酌祭禮也行釋幣于

釋奠客謹出入也

席于序薦脯醢三獻並禮書

周武王入殷未及下車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孔子以大聖而

終於陪臣未有封爵至晉志

漢元帝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晉志

後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帝始率羣臣日射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

射之禮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祠先聖先師周公孔子漢志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

魯郡脩舊廟置百餘吏卒以守衛之

齊王正始三年二月五年正月七年十二月並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祠

孔子於辟雍以類回配禮

晉范堅書問馮懷曰漢氏以來釋奠先師唯仲尼不及公旦何也馮答

曰若如來談亦當憲章堯舜文武豈惟周旦乎。執虞釋奠頌曰如彼

泉流不盈不運講美既終禮師釋奠升觴祈俎上下惟善邕邕其來肅

肅其見

晉武帝太始三年十一月改宗聖侯孔震為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晉志

武帝太始初及

惠帝元康元年二釋奠於太學。太始六年元康五年二行鄉事皆於辟雍。惠帝之為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通

東晉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並親釋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顏回配晉志

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祠孔子祭宜如太始故事。

成帝咸康元年及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及

孝武寧康三年七月並釋奠如故事

穆帝孝武並權以中堂為太學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祭畢親臨學宴會太子以

上悉在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

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時從喻希議用元嘉故事

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

梁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既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子

着絳紗襪音博衣樂用軒懸合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司

以為禮云凡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吏部即徐勉議鄭玄云由命士

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既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

並宜由東階若舉駕幸學自然中階其會賓客依舊西階。大同七年

皇太子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為太子有齒冑之議疑之

議中臣續等以為參點回路並事宣父鄒魯稱盛洙泗無譏師道既先

得一資敬無虧並二制可並通

後魏明帝正光二年三月庚午幸國子學祠孔子以顏回配南史

北齊將講於天子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宣父配以顏回列軒懸樂六

佾舞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

常行其禮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不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西門

博士升堂助教以丁太學諸生階下拜孔聖揖顏回曰出行事其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朝

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下釋奠于先聖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禮

唐志仲春秋釋奠于文宣王武成王皆以上丁國學以祭酒司業傳

士為一獻

唐六典曰仲春上丁釋奠于孔宣父以顏回配為其七十二弟子及

先儒並從祀仲秋之月亦如之仲春上戊釋奠于齊太公以留侯張

良配為仲秋之月亦如之凡州縣皆置孔宣父廟以顏回配仲春上

丁州縣官行釋奠之禮仲秋上丁亦如之並通

唐高祖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武德七年

高祖釋奠為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武德九年封孔子之後為褒聖侯

並唐

太宗正觀三年左僕射房元齡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仲尼俱聖人然

釋奠於學以天子也火業以前皆孔丘為先聖顏回為先師乃罷周公

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正觀四年諸州縣學皆作孔子廟。正觀

十一年詔尊孔子為宣父作廟於兗州給戶二十以奉之並唐。正觀

十四年太宗觀釋奠於國子學詔祭酒孔穎達講孝經。正觀二十年

二月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張

復胤為亞獻光州刺史攝司業趙弘智為終獻既而就講弘智演孝經

忠臣孝子之義右庶子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正觀二十一年

中書侍郎許敬宗奏秦漢釋奠無文可檢至於魏氏則使太常行事自

晉宋以降學官主祭並唐

高宗永徽中後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以降皆從祀

。顯慶二年太尉長孫無忌等言禮奠釋于其先師若禮有高堂生樂

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主又禮始立學釋奠于先聖鄭氏注若周公

孔子也故正觀以孔子為先聖眾儒為先師且周公作禮樂當同王者

之祀乃以周公配武王而孔子為先聖總章元年二月二十九日皇太

子弘釋奠于學贈顏回為太子少師曾參少保。咸亨元年詔州縣皆

子弘釋奠于學贈顏回為太子少師曾參少保。咸亨元年詔州縣皆

管孔子廟並唐。未隆二年二月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開耀元年

二月十九日皇太子釋奠於國學並唐

武后天授元年封周公為褒德王孔子為隆道公

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為隆道公采邑以奉歲祀子孫世襲褒聖

侯並唐。寶龍二年七月皇太子親釋奠於國學會

慶宗大極元年以兗州隆道公近祠戶三十供灑掃加贈顏回太子太

師曾參太子太保皆配享唐。大極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皇太子親釋

奠開講庭國子司業褚無量執經唐

元宗開元七年先聖廟十哲皆坐圖七十子及三十二賢於壁從李元

瓘請也

二十二賢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

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

杜預范甯也正觀中詔配享尼父廟唐

開元七年十一月以貢舉人將謁先師只問疑義敕曰皇太子及諸子

雖年未志學而道在尊師宜行齒胄禮。開元七年皇太子入國學行

齒胄禮謁先聖皇太子初獻其亞獻終獻並以胄子常侍褚無量開講

孝經及禮記文王世子篇。開元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敕春秋二時釋

奠諸州依舊用牲皆屬縣酒脯而已。開元十九年正月三十日敕春

秋二時釋奠天下諸州縣並停牲牢唯用酒脯自今以後求為常式唐

會。開元二十七年詔夫子既稱先聖可謚曰文宣王遺三公特節冊

命以其嗣為文宣公任州長史代代勿絕先時孔廟以周公坐南面而

夫子坐西墉下正觀中廢周公祭而夫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國子監天

下州縣夫子始皆南面以顏回配於是二京之祭牲太牢樂官縣舞六

佾矣一縣之牲以少牢而無樂唐。開元二十八年二月五日敕文宣

王廟春秋釋奠宜令三公行禮著之常式二十日國子祭酒劉瓌奏准

故事釋奠之日羣官道俗皆合赴監觀禮請依故事著之常式制可之

其儀具開元禮通

德宗建中元年二月國子司業歸崇敬奏上丁釋奠其日補舊例合集

朝官講論五經文義自天曆五年以前常行不絕其年八月已後權停
講論今既日逼恐須復舊依奏。正元二年二月釋奠自宰臣以下畢
集於國學學官昇講座陳五經大義及先聖之道。正元九年九月太
常奏以十一月貢舉人謁先師今與親享三朝日同准六典上下釋奠
若與大祠同日即用仲丁其謁先師請別擇日從之。正元十五年四
月歸崇敬為膳部郎中奏時議每年春秋二時釋奠祝版御署訖北面
而揖臣以為其禮太重按大戴禮師尚父授周武王冊書武王東面受
之請參酌輕重庶得其宜。並唐會要

憲宗元和九年禮部奏貢舉人謁先師自是不復行矣。唐志

宋朝太祖增修學舍親撰先聖及亞聖贊其十哲以分命宰臣兩制已
下撰贊。建隆二年十一月禮部貢院移牒禮院云切以千載昌期聿
興文教四方貢士皆集皇都祇謁先師素聞舊典爰及近代又廢其儀
太學之盛禮未陳夫國之羣儒安仰請檢詳儀制禮院准禮閣新儀云
舊儀無貢舉人謁先師之文。開元二十六年詔諸路貢舉人見訖就國

子監謁先師官為開講資問疑議所司設食自後遂為常禮貢院遂議
復行謁先師之祭自後每歲十一月必行此祭而貢舉人集焉無舉人
即不祭

真宗幸西京謁先聖。咸平二年帝幸國子監謁先師。並會要

仁宗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之樂。會要

神宗元豐三年二月辛卯京兆府學教授蔣夔言春秋釋奠以孔子為
先聖顏回為先師先聖之構在西先師之構在東肆祭器實牲體盥手
濯爵奠幣讀祝拜讀登降進退之節與孔子無少異而九人之像坐于
兩旁樽酒豆肉不及且孔子師也顏子雖大賢與九人者徒也乞下臣
議於禮官薦享祝獻顏子降於孔子九人降於顏子以正。開元之失禮
詔禮院詳定禮官言唐顯慶二年長孫無忌議案未徹之令改周公為
先聖孔子為先師。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回天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
迭為先聖今者詳孔子顏子稱號歷代各有據依難輒更改并配享正
享禮意本儀物祝獻亦難降殺所乞進九人亦在祀典蓋州縣舊釋奠

儀示有十哲從祀之文檢會熙寧祀儀十哲皆為從祀各設遷二巨二
組蓋宜爵各一命官分獻一奠而止乞自今三京及諸州文宣王廟十
哲像春秋釋奠並準熙寧祀儀從之長編

哲宗元祐六年十月庚午朝獻景靈宮退幸國子監詣至聖文宣王殿
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幸太學御教化堂召宰臣執政官親王從臣賜坐
禮部太常寺本監官承務郎以下三學生坐于東西廡侍講吳安詩執
經國子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終篇復命宰臣以下二三學生坐賜茶
國子監進書籍七十二部軸上命留論語孟子各一部遂幸昭烈武成
王廟酌獻肅揖禮畢還內是日賜豐稷三品服本監官學官寺賜帛有
差先是范百祿轉對請視學故有是舉長編

徽宗崇寧三年六月癸卯詔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庭長編。崇寧
四年三月丁未禮部言常州進士孫天興言伏觀諸路州縣學校春秋
上丁釋奠自先聖文宣王於十哲其餘古今宗公巨儒繫享祀者許八
十餘員並未預祭欲乞應諸學校每遇釋奠日就先聖殿西廊隨例祭

祀從之長編。崇寧四年五月己亥臣僚言國學至州縣學春秋釋奠皆
習儀於先聖殿庭本欲致恭盡禮而反近於瀆望自今百儀前則就學
之講堂從之長編。崇寧四年七月丁未禮部太常寺言邢州教授曾弼
言孔子廟春秋釋奠自宣聖以至十哲禮物畧具其他兩廡從祀薦獻
蔑如也乞放太學制度頒其法于天下前一日守宰縣令二率教官分
獻官詣學齋宿躬親點檢今乞依曾弼所言並與國子監共修成外州
軍釋奠儀注乞鑲板做下從之如祭器不足以他物充代長編。大觀四
年九月丁丑禮部奏從祀文宣王公夏首等封爵詔公夏首封鉅平侯
等一十人並封。政和二年四月庚寅國子監言十哲從祀贊文有犯
先聖名者合改撰從之長編。政和四年四月戊辰詔諸路州軍學生習
雅樂已精熟處春秋釋奠並許用從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周燾奏請也
續。政和六年四月丙子新知遂寧府徐見可奏乞春秋釋奠于學諸
生並依郊廟禮例給士服詔送制局青

高宗紹興十四年三月己巳上幸太學祇謁先聖先師上輦于大成殿

門外趨登降執爵灌獻注視貌像翼翼欲慕復覽

太祖真宗徽宗所製贊文又命有司悉取從祀諸董併錄以進遂升堂
頒手詔示樂育詳定之意賜諸生坐命國子司業高閱講易泰封學官
內外舍生推恩有差復幸養正持志二齋諸生肄業之所徘徊久之即
除閱禮部侍郎言者以為盛事請宣付史館從之於是上親製文宣王
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
於堯舜日月其譽維時載雍載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閱奏曰陛
下頒示御製宣聖贊文形容無德無愧於古上曰唐明皇祚贊文乃斥
先聖先師之名非尊儒重道之意閱曰此尤見聖學高一前代帝王之
上既又御製七十二子贊其序畧曰朕茲幸太學延見諸生因作文宣
王贊幾政餘閒歷取頽田而下七十二人亦為製贊爰刊石置于太學

中興紀事

奠者陳而奠之也鄭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
考之儀禮禮賓歸至于櫛薦脯醢觴酒陳陳者所以奠之也則釋奠

設薦饌酌奠而已可知也特牲饋食奠之於尸未至之前則釋奠無
迎尸可知也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王廟社或施於學周官大
祝大會同此于廟宣王社過大山川則用事也及行舍奠甸祝舍奠
于祖廟禩亦如之此施於山川廟社者也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
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遷於瞽宗又王世子凡學亦官釋奠于先師
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
奠者必有合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合有司行事興於節奏先聖
天下焉有司卒事天命適東序釋奠于先老王制出征執有罪及釋
奠于學以訊去及此施於學者也山川廟社之祭不止於釋奠學之
祭釋奠而已賈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此為山川廟社而言之也學
之釋奠則有常時者有非時者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先聖先
師秋冬亦如之鄭氏曰不言夏夏從春可知此常時之釋奠也凡始
立學天子視學出征執有罪及以訊馘告必釋奠焉此非時之釋奠
也釋奠之禮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太祝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

則用事及則釋奠此告祭也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文王世子凡始立學釋奠行事必以幣此釋奠有牲幣之證也文王世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此釋奠有合樂之證也聘禮觴沼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釋奠有獻酬之證也然出用社廟之釋奠皆有牲幣學之釋奠非始立學則不必有幣也學之釋奠有合樂則山川廟社不必有合也聘賓釋菜有三獻則天子諸侯之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也凡始立學與天子視學釋奠于先聖先師四時則釋奠先師而已文王世子謂春釋奠于先師鄭氏釋王制亦謂釋奠禮先師其說是也然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為釋菜奠幣以文王世子之釋奠者必有合為與鄰國合孔穎達以學詔之釋菜為釋奠其說誤也

釋菜

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

鄭司農云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為摯見於師以菜為摯菜直為蔬食

菜羹之菜鄭康成云舍即釋也始入學必舍菜禮先師也菜蘗藻之屬

占夢季冬乃舍釋於四方以贈惡夢

舍萌猶釋菜也

儀禮上婚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二月乃奠菜

以篚祭菜蓋用

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筭菜祝師婦以八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歸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闔牖戶詩采芣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芣南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采蘋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箱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左傳荀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禮記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饗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賓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學記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喪大記大天既殯而君往焉巫正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

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學記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月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饗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賓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然則釋菜之禮猶執也婦見舅姑其摯也素乘服脩若沒而朝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也東脩若禮于先師則釋菜大胥釋菜合舞而文王世子釋菜不舞不授器者以釋奠既舞故也士喪禮君視斂釋菜入門後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于門內占夢季冬乃舍朝于四方舍前釋菜也則釋菜之禮豈待子弟之見先師婦之朝見而已哉婚禮奠菜席子朝與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掃盥于門外婦執笄菜祝師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歸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

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遠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笄菜入祝曰某氏來歸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記曰笄緇被纁裏加手橋蓋婦菜盛以笄笄飾以緇被纁裏加之于橋橋設於門外婦盥執笄以入坐奠于東几上然則弟子之見先師其儀蓋此類歟鄭氏謂婚禮奠菜蓋用萑入學釋菜蘋藻之屬始立學釋菜芹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子事父母有華變故有是說也菜之為摯則菜而已采蘋教成之祭毛氏謂牲用魚毛之用蘋月則詩所謂湘之者芼之也與釋菜異矣

禮書

唐太宗正觀二十一年二月丁丑皇太子釋菜于太學

宋朝徽宗大觀元年十一月丁巳大司成強閣等言自今每歲貢士第

一人並乞於正月公試鎖院前擇日引見及應貢士始入辟雍以元日釋菜于先聖從之長編政和六年閏正月丁酉詔高麗李生來歲元日

隨貢士入菜從提舉江南西路學事鄭滋奏請也長編

群書考索卷三十一

後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一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刊

○士門

選舉教養之法

舜典曰帝曰舜命汝典樂教胥子

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

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箠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箠師學戈箠師承其具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

燕義曰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于太子唯所用之若有日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

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
之修德學道

周禮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

至德 敏德 孝德

教三行

孝行 文行 順行

掌國中矢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保民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

祭祀 賓客 朝廷 喪紀 軍旅 車馬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

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

中和 祇庸 孝友

以樂語教國子

興道 諷誦 言語

以樂舞教國子

雲門 大卷 大咸 大磬 大夏 大護 大武

樂師掌教國子小舞

佾舞 羽舞 皇舞 旄舞 干舞 人舞

及徹師學士而歌徹此教國子之法也

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乃聖教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飲

之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

施十有二教焉

祀禮 陽禮 陰禮 樂禮 儀 俗 刑 誓 度 世事 賢

庸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

一曰六德

智 仁 聖 義 忠 和

二曰六行

孝友睦姻任恤

三曰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

以鄉八刑糾萬民

不孝 不睦 不姻 不悌 不任 不恤 造言 亂寇

以五禮防萬方之偽而教之中

吉 凶 軍 賓 嘉

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雲門 大咸 大磬 大夏 大護 大武 此俊造之教也

若夫選舉之法則又有不同焉

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

諸子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此國子之選舉者

如此也

周禮問胥二十五家書其敬敏任恤者

旅師百家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

黨正五百家書其德行道藝

州長二千五百家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

鄉大夫萬二千五百家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

鄉大夫帥其吏與其寮寡以禮賓之

王制曰命鄉論秀才升之司徒曰選士

即自此長以上升之也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即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

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

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鄉

舉俊造者如此也

若夫諸侯教養選用之法則有可攷者矣

詩泮水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無小無大從公迂邁曰載色載笑匪怒伊

教此諸侯教後造之法也

左傳晉悼公即位使荀家荀會樂鷹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

恭儉孝悌此諸侯教國子之法也

至於貢士用賢之法則又有可考者矣

周禮司士曰凡邦國三歲則稽其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禮記射義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

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

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

責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

書傳曰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

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教三不適謂之誣其適則有衣

服弓矢拒也虎賁之賞其不適則有黜爵之罰此諸侯之貢士如此也

春秋之時若季文子之忠叔孫穆子之公孟獻子之加於人一等皆出於

魯之二威也

君子皮之舉賢子產之惠子太叔之美秀而文者皆出於鄭之七穆也

宋之良臣多出於戴威武莊之族舉其尤者華元子罕是也

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

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孫叔公子朝皆公族也

子鮮公子也史鰌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

齊之高國鮑晏楚之闔為遠屈皆能世其家而不忝乃祖乃父此諸侯用

國子之法如此也

管子載齊威公為軌里連鄉之法正月之朝卿長復事也復白公親問焉曰

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老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

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

罰

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

考後漢卷三十一
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於是鄉長退而脩德進賢蓋古者鄉古之意也此諸侯舉俊造之法也

漢選士之法

有三老 孝弟 力田 掾史 多訾入粟 從軍良家子 賢良
孝廉 茂才 射策 明經 任子 下詔特舉 王召為博士
公府辟召 上書 童子 武勇 補試
三老

漢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能悉眾為差置以為三老文帝時始置常員三老秦制也秦人變先王制未盡尚有存者如新城三老說高祖以仁義是也

孝悌力田

惠帝四年舉孝弟力田復其身

高后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孝文二年戶口率置孝悌力田常員

掾史

趙禹以佐史補中都于定國以郡決曹補廷尉史以至為侍御史梅福以郡文學補南昌尉如此之類不一或以察廉而為令長也或舉賢良而為茂陵令者魏相是也非一目也

有多貲入粟

漢制貲五百萬為常侍郎張釋之以訾為騎郎司馬相如以訾為郎漢景詔曰今訾筭十乃得庶士無訾不得官今限訾筭四得官晁錯建鬻之議於文帝猶未鬻官也

武帝始置武功爵級故黃霸以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所忠建議請令世家入財子弟得舉為郎吏道雜而多端至後漢遂有入粟為關內侯者矣

有從軍良家子

漢文帝時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有功為郎騎常侍趙充國以良家子補羽林後從軍擊匈奴還拜為中郎

武帝時馮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功次補武安長
有賢良

漢世有大災異大政事即下詔求賢良

文帝三年以日食詔舉十五年太子家令晁錯以諸侯王公卿郡守舉
對策遷中大夫

武帝以長星見董仲舒初景帝時為博士至此以賢良對策公孫洪先
為博士後免。

武帝時舉賢良對策嚴助吳人以郡舉對策擢為中大夫魏相朱邑皆
以卒史對策

昭帝時特詔舉文學高第

章帝時大司農劉寬舉魯丕時對策者百餘人惟丕在高第除為郎

安帝時蘇章少博學能屬文對策高第為議郎

有孝廉

漢初無此科獨馮唐在文帝時以孝著為郎中

武帝元光元年用董仲舒言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以備宿衛無間
吏民然郡國時有不舉。元朔元年詔令合郡不薦一人者罪。王吉
以郡吏學老廉為即路溫舒為次曹舉孝廉為山邑丞其王國人雖以
孝廉舉亦不得宿食龔勝舉孝廉以王國人出補吏。元朔元年議曰
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孝與廉待之蓋有
輕重焉

順帝陽嘉中左雄上言郡國孝廉請自今年不滿四十者不得察舉然
自雄之制行也徐淑以年未四十而能免當時所得陳蕃李膺陳球等
三十餘人迄于永嘉察選清平然諸生試家法文史科箋奏識者外之
張衡上書曰孝廉必先孝行有餘力乃學文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
句結奏按為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也其后黃瓊以雄制於取士之義
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乃能從政者為四科種高傳田歆為河南尹謂
王湛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
家爾助我求之乃舉高漢初郡國各舉一人末乃增至五六人

有茂材

董仲舒傳曰州郡舉茂材自仲舒發之

漢武帝元封五年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宣帝元康四年遣太中大夫強等十二人循行天下舉茂才異倫之士

元帝初元二年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才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儒林傳曰博士弟子即有秀才異等者輒以名聞

漢舊儀載州舉茂才移名丞相丞相若召取三科一明經一明律令一

治劇

後漢世祖始詔三公光祿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有定員矣

有射策

漢儒林傳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則射策始於武

帝時也其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等為甲乙之科

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何武蕭

望之崔方進等皆以博士弟子得射策甲科為郎若使人皆得射策則

幾於濫進恐為博士弟子者可得射策故傳贊曰開弟子員設科射策

然王嘉傳直言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康衡房鳳傳直言射策耳

有明經

昔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則明經亦有試。龍遂以明經為官以

明經為郡吏者甚衆

後漢伏恭為劇令青州舉為允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建武中楊仁

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則為吏者亦試經

章帝元和三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四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

順帝陽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

檄奏乃得應選

質帝本初元年夏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

受業歲課試

有任子

袁盎以兄任汲黯以父任蘇武亦以父任為郎大抵任子多為郎次為

太子洗馬

宣帝時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傲不通古今宜明選求賢餘任子之令。劉向以父任為郎以行修飾為諫大夫是漢法既往而復有所法擇初非泛然用之也

東漢桓榮之子郁以父任為郎郁經授二帝特稱其能出傳家而豆焉亦以父任為郎明經為行位至三公餘見官任子門

有下詔特舉

漢高帝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遺謂相國府署行義年

正名為博士

博士蓋秦官秦時叔孫通為博士

漢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薦賈誼召以為博士。夏侯勝召為博士然則有試者張禹為郡吏久之試為博士

武帝時舉茂異丞相以三科考士有明經科以待博士諫大夫之選

有公府辟召

漢曹參輔惠帝時擇郡國吏謹厚者為丞相史至

武帝元狩六年開丞相史員三百八十二人故令丞相設四利之辟漢制州郡察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者三商為時進得城門兵得舉吏

以此知五府得辟吏

後漢黃瓊雖五府俱辟而不應孔融辟司徒府隱瓊官察貪濁者

有上書

漢武帝初即位招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四方多上書言得失有為者以十數其不足采者輕報聞罷可采者待詔公車徐樂嚴安上書朝奏暮召皆為郎中

有童子

漢宣帝時何武以童子習科歌中和樂職宣布詩得召見遣詣博士受業

順帝左雄為尚書時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奏拜

有武勇

漢成帝元延元年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

孝平元始元年詔郡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者

後漢安帝永初五年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建光元年又

有武猛堪將帥者之舉

順帝永和三年又選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

補武

後漢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

魏九品中正

魏陳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通典云按九品

之制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兵興衣冠士族多離本土欲徵源流慮難

交悉魏氏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

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

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

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悉委中正銓

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失及法弊也惟能知其闕閤非後辨其賢愚

以所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南朝至梁陳北朝至于周隋選

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段灼表以為九品

訪人賢惟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途之昆弟華門蓬

戶之後安得不陸沉者哉

兩晉選舉之制

晉初依魏九品之制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微其人居及父祖官名者至

武帝又議考課傳元皇甫陶以為政教頹弊上疏以為今未舉清遠有

禮之日以崇風節帝不用其後九品之法漸弊計官資以定品格唯以

居位為貴劉毅以九品非經久之典上疏曰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
難皆興替之所思今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慵偽難明三也
今中正定九品高下愛惡隨心情為田已損一也使是非之論橫於州

里損二也今之中正坐其徇私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損三也使
得縱橫無所顧憚壅弊邪人損四也以愛憎奪其平以人事亂其度損
五也今附卑品而獲高叙抑功實而崇虛名損六也品狀相妨况不實
乎損七也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損八也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
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衛瓘請除九品復古鄉議里

選李重上疏宜明貢舉之法華競自息禮義日崇矣劉頌復建九班之

制令百官在職少遷特賈郭專朝仕者務速進故皆不行

東晉元年制揚州歲舉二人諸州各一人時遠方孝秀不復策試乃召
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後孝秀莫敢應命孔坦請延五歲計其
講習乃詔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

通典

宋代選舉之制

宋制丹陽吳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
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于吏部序才銓用凡舉得
失各有賞罰

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式十餘年

孝武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周朗上疏今宜二十五家選
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
習經者五年有成而升之司徒習武三年能藝并之司馬若七年經不
明五年勇不達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為吏帝省之不悅謝
莊以搜才路狹上表請令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銓用不從帝不從
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

通典

齊代選舉之制

齊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與第謝
超宗議以為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詔從宰議因晉宋限年之制其所進
取以官婚冑籍為先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

和帝時梁武帝為丞相上表請自今選曹宜精隱覈依舊立簿使名實
不違乃施行

通典

梁代選舉之制

考索後卷三十一
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又制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有才同其類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宗鄉置鄉豪專典搜薦無復膏梁寒素之隔詔州歲舉二人六郡一人

敬帝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訪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通鑑

陳代選舉之法

陳依梁制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舉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又尊為掾即得未壯而仕諸郡唯正王為用陽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有高才異行殊勲者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若有遷授吏部先與參掌者署奏其可者下於選曹隨才補用其別發詔除者即宣詔施行付選司

武帝承侯景之後制度未立百官無復考拔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除陵孔奐繼為吏部尚書蓋有其序通典

後魏選舉之制

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式十餘年

孝武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周朗上疏今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帥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習經者五年有成而升之司徒習武三年能藝非之司馬若七年經不明五年勇不達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為吏帝省之不悅謝莊以搜才路狹上表請令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銓用不從帝不從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通典

齊代選舉之制

齊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與第謝超宗議以為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詔從宰議因晉宋限年之制其所進取以官婚冑籍為先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

和帝時梁武帝為丞相上表請自令選曹宜精隱覈依舊立簿使名實不違乃施行通典

梁代選舉之制

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又制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有才同其類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專典搜薦無復膏梁寒素之隔詔州歲舉二人六郡一人

發帝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訪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通鑑

陳代選舉之法

陳依梁制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舉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又掌為挽即得未壯而仕諸郡唯正王為丹陽尹經迎得出身者不然有高才異行殊勲者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若有選授吏部先與參掌者署奏其可者下於選曹隨才補用其別發詔除者即宣詔施行付選司

武帝承侯景之後制度未立百官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除陵孔奐繼為吏部尚書蓋有其序通典

後魏選舉之制

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表叙之

成帝和平中詔曰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今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諸曹選補宜各考勞舊才能其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彝倫仍不才舉文帝內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為黜陟

宣武詔庶族子弟年十五不聽入仕

孝明嗣位張彝之子仲瑀請排抑武夫不使在清品武夫怨怒羽林虎賁相率千餘人至尚書省詬詈求彝長子始均不獲以瓦礫投擊臺閣聲如雷霆京師攝震遂焚其第執始均生投火中仲瑀被創以竄免彝信宿而死詔斬元兇者八人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崔亮為吏部尚書奏為格制官不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後甄探元脩義成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及辛雄轉吏部即中上疏請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

孝莊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叙其志業其以表闕得三人賞一階非其人黜一階守令六年為滿滿後六年乃叙通典

北齊選舉之制

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坐於朝堂秀孝各以班草對書有濫劣者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初

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攝吏部尚書乃革崔亮年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遷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唯辛術正明簡實舉官庫必擢門閥不遺衡鏡之美一人而已至

孝昭帝詔內外執政官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或夙在朝倫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獲疑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未薦之文指論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周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年以上舉主隸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

後周選舉之制

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人時蘇綽為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能門資之制察舉精謹及

武帝平秦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

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明經行脩者為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其刺史察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

隋代選舉之制

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

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

弘為吏部尚書高權為侍郎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

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成吏部所掌自是州縣無復辟署矣

煬帝始建進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乃擢之。

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多授文職

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勲叙拔之行陣起自勇夫自今以後諸授勲官者並不得授文官職事通典

唐取士之科

唐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升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

有秀才

凡秀才試方畧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為四等

有明經

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三道亦為四等狄仁傑徐有功皆以明經舉而祝欽田明元積亦擢明經

有明法

凡明法試律七條令三條

有明字

凡書學先口試通乃默試說文字林二十條

有明算

凡算學錄大義本條為問答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然後為通試九章三條

有一史有三史

凡史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通一史者白身有出身二史皆通者持將擢之

有關元禮

凡關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

有道舉

元宗時開元二十九年始置崇元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

有童子

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李泌開元中以童子召元宗登封劉晏八歲獻頌音其幼時號神童韓退之有送張童子序裴耀卿童子科

有俊士進士

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杜牧白居易楊綰顏真卿章貫之裴
均所習皆舉進士而李宗閔牛僧孺亦舉進士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
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
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為然則制舉之名七十有餘如賢
良方正直言極諫則有裴度韓休劉蕡之徒然賈竦牛僧儒皇甫鏘則
亦以是進

博學宏詞

是科所取到有陸贄杜黃裳之徒然王涯劉禹錫則亦以是進

武舉

武后時始置武舉唐志云選用之法不足道不復書然以武舉異等中
第如郭子儀遂能成再造唐室之功

任子

李德裕以元和宰相之後調官餘見官制大抵眾科之目進士尤為得
人方其取以文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隱然為國名臣者

不可勝數也。自

隋煬帝以來風俗浮靡始有進士之科而試以律賦

唐室因以孝廉秀才之科雖在而唯明經進士二科最盛而薦孝廉矣

。寶應中雖楊綰上疏力言進士者皆誦當世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
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請依古察孝廉縣薦之州州送于省仍自投
牒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而終不足以勝二科也又其後也文華
之士日盛進士益重而明經稍衰滅矣是以鄭覃嫉進士浮溥屢請罷
之

文宗不可

武宗時李德裕論進士不根藝實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何者少
習其業日熟朝廷事體臺閣之儀不教自成寒士雖有出身之才固不
能閉習也其議亦卒不行雖然士風所在唯士之人如何耳轉移變革
豈無其道張昌齡王公謹有時名而王師且惡其浮華不書以第盧照
鄰駱賓王文章為時冠裴行儉謂其浮躁抑之使不進豈不足以勵方

來而移風俗哉何必今日更一令明日更一法耶

殿試

武后天授二年策問貢士于洛成殿殿試自此始也

別試

唐選舉志禮部侍郎親故移試攻功謂之別頭。正元間罷。元和中復。自漢至隋以前惟孝廉與秀才當行自隋唐至宋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熙寧間荆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

唐文詔令開元中處分舉人敕謂頃年策試頗成弊風所問既不切於時宜所對亦何聞於政事徒攻隱僻莫見才能以此擇賢竟未得所

別試

宋朝取士之法

宋朝以學校養才以科舉取士其制舊矣有進士有諸科有武學當郡之外又有制科童子而進士為尤盛祖宗以乎試以詩賦帖經墨義百餘年間人才相以望諸科之設又可得質朴記誦之士胥濟以為用其

教育則是太學於京師慶曆中置內舍二百人

神宗垂意儒學益外舍生員三舍之法闡端於此王安石采周官王制之所緒自京師至郡縣學歲時月各有試以程其能以差次升舍最優者為上舍免解發及吏部試而賜之第遂欲以此顯取士而廢廢科舉業進士者以德義易故習應諸科者以明法消舊額意若尊經復古抑浮靡而革推魯也然新義之說頒命四方驅學者以宗已其後議臣極排力抵於是經義詩賦定為兩科四朝

太祖建隆元年即開貢舉而楊礪之徒以進士選其後歲歲選士以登科記考之唯試詩賦及論自開寶元年始召對講武殿而第名六年士有擊鼓論禘者於是更試於講武殿而御試自此始也當是時諸科有五經開元禮三禮三傳三史之目

太宗興國三年始試律賦以平仄用韻

真宗時嚴挾書之令諸糊名之法下秉燭之禁馮極在當時以謂江浙舉人業詞賦以取科名今歲望令兼考論策化於祥符元年也則進士

科固有論策矣

仁宗時富弼亦言自咸平景德以來省試有三場一日試詩賦一日試論一日試策詩賦可以見辭藝論策可以見才識。慶曆四年更進士之和先策次論次詩賦不專均於聲律偶切也經術之家兼行舊式稍增新制經史明法諸科願對大義者從宋祁之請也未幾而復舊制自嘉祐二年始詔間歲一開科場

英宗治平二年易以三歲。熙寧中罷詩賦貼經墨義令各占一經兼論語孟子之學試以大義殿試策一篇諸科稍令改易以應進士科其不能改者許應明法新科試以律議刑統大義斷案置律學行舍法事見前進士自第一人而下皆令試律而五路人士皆重厚朴實文辭不足自見於是五路別放。京東 陝西 河北 河東 京西 元祐元年貢舉始添詩賦經義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說而不專於新義矣目詔文武升朝官於進士舉人力舉經明行修者。紹聖中罷詩賦專經義除不得用王安石字說之禁

高宗時詩賦經義兼行。紹興間舉人並兼習其後復雙行聽學者願習。以登科記國朝會要四朝志修。

廢明法科紹興十八年也

宋朝進士科

往往為將相極通顯至明經之科不過為學究之類當時

之人為之語曰焚香取進士噴目待明經蓋進士有設焚香之禮而明經則設棘監守恐其傳義也。雍熙中唱進士名內有李宗謨者宰相昉之子呂蒙亨參政蒙正之子王快益鐵使王明之子許待問度支使仲宣之子上曰斯並世家縱以藝升天下亦謂朕有私並下第

賢良

初有三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之法。詳開史理達於政化。凡三科應內外官草澤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時制科先廢乃許詣闕自薦。乾德二年有顧贄者應焉。贄先任博州推官。擢為祕書著作佐郎。咸平中命近臣

考索後卷三十二
薦學時林陶以進士應選就試學士院而不及格猶命之第聽以招來
俊茂也。景德二年增置六科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
於體用科。武足安邊科。洞明韜畧運籌決勝科。軍謀宏遠材
任邊寄科

委中書門下先加程試器業可觀而後親策三年詔制舉人所納文卷
委翰林學士等攷定是時陳宗古所業學士院考不中式然皆特命就
試。景德四年詔策問宜用經義而夏竦公竦出焉。天聖七年詔六
科許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仍先進所業策論二十首委兩制看詳
辭理優長召赴闕試論六首合格而後御試。又增置高蹈丘園沈淪
草澤茂才異等三科許轉運及長吏奏舉所業召試如前式。又有書
判拔萃諸科先錄判詞三十首於流內銓投下優者召試判十道是為
天聖十科明年富公弼以茂才異等中選而余靖尹洙亦應中書拔萃
科自是天下應制科者不下五六十人然得就秘閣試者蓋三之一中

選者又十之一。景德元年詔六科不許三科又下第人應自是應者
稍少其年吳育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蘇伸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科而張方平以茂才異等中而投拔不復置矣。寶元元年田況中
賢良而張方平復中選凡中此科目者不十年登禁從。慶曆二年錢
明遠中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四年遂為翰林學士。自是朝廷惜其
恩命艱難其選皆取僻書傳注疑似之說以為題而誤之。慶曆中齊
唐雖閣試已通言者以其無履行而罷試又行近臣論薦之制無得自
舉而制科隨貢舉開設矣雖

仁宗不欲隱與因之數戒邇臣取其明當世治亂者而有司欲觀其所
學於秘閣之試必艱其題而士亦留心於記問朝廷既艱制科之選陳
執中不由科第以取宰相非留意於取士者。皇祐五年制科就試者
十八人而執中密諭考官放趙彥若一人過閣御試復黜之上歎曰天
下之大而無一人中選豈朕待之不至耶乃下詔焉。嘉祐六年執政
亦欲廣收豪英之士時秘閣就試者七人所取者途其半焉於是二蘇

兄弟俱中賢良選蘇轍制策極言得失有同請黜之

仁宗曰以直言召之而以直言邦之天下謂朕何有司不得已而置之
下第也。熙寧中孔文仲對策指陳時政言最切直且言當專任德王
安石惡其說自制科不復設矣。元祐十一年始復置。紹聖中又罷
高宗時雖詔復賢良科未有應者至

孝宗乾道七年而眉山李奎出焉且及注疏命題目在幽隱者許監司
勤篤焉以國朝會要國朝事
中興訓典登科記修

宏詞

自唐有宏詞之科而所取猶以詩賦詞也。天中時李潘知舉放博學

宏詞科陳琬等及進詩賦論而詩乃用重字故下之唐會

真宗景德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奏請條制貢部宏詞科來擇經術

許流內選應宏詞拔萃科明經人投狀自薦策試經義以勸學者同

哲宗紹聖二年罷制舉體無以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置宏詞以繼賢
良之選所試以章表露布文書用四六也頌銘戒論序記經用古今體

不拘四六也許進士登科者就試試以奏試上舍日附試不立院也四

題分為二日試者雖多取毋過五人惟詔誥赦教不以為題以登科記

入制詔四題內二題以歷代史故事。宣和罷上舍試於是附試南省

兵興其後廢。宣和五年詞學兼茂科選人秦檜資

高宗紹興三年始復置謂之博學宏詞科以至天聖大觀格日以制誥

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詩頌記序十二事為題古今雜出三題分為三場

不拘有無出身詔先投所業學士院者詳召試以登科記

童子學

宋朝太祖下江南以賈黃中知金陵按行府第得寶貨數十巨積皆李

氏物不隸於籍者悉表之。太祖賜黃中錢三百萬以旌其潔黃中年

七歲以童子及第李昉贈之詩曰七歲童子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

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興國中遂參大政。曹彬生周

歲父母以玩其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

一邱

太宗時郭忠恕其先洛陽人也善屬文及書史官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國初不仕太宗聞其名召為國子監主簿事略楊億字大年始主母口授以書隨即成誦六歲學吟詩七歲善屬文年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箭頃刻立成太宗嘆異以為祕書省正字制曰汝方在髫鬢不煩師訓精爽神助文學生知越景絕塵一日千里予有望於汝也同上楊億年十一親試一賦二詩頃刻而成上喜送中書再試喜朝京間詩有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之句

真宗景德二年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三皆以俊名聞特召試殊試詩賦各一首蓋試詩六篇殊屬辭敏贍上傑歎賞乃賜殊進士蓋學究後復召殊試詩付論既成數稱善擢祕書正字祕閣讀書咸平二年六月令祕書省正字邵煥於祕閣讀書從其請也祕書讀書自煥始煥嘗以童子召對賜帛遣歸是春復至京師上令賦春雨詩授筆立成遂命以官時年十二祥符八年以童子蔡伯希為祕書省正字其父龜從為祕書郎伯希年四歲誦詩百餘篇上召入禁

中應對周詳所誦精習因命以官又作詩賜伯希編

仁宗朝文潞公幼時與群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出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公幼與群兒戲一兒墮水甕中公取石破其甕兒得出二公之仁智不比矣。王禹偁字元之七歲能文畢文簡奇之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爭似鳳元之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曰經綸之才也。寶元元年罷天下舉念書童子。皇祐二年詔諸處無得遣念書童子赴闕

英宗朝蘇軾生十年大夫人嘗讀東漢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曰人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

神宗元豐七年夏四月賜饒州童子朱天錫五經出身天錫年九歲禮部試誦七經皆通也上召入禁中取請經試之隨問即誦延安郡王時在傍上旨天錫而撫王曰汝能如彼誦書乎而賜天錫錢五萬使買書以歸戒無廢學編。冬十月召饒州童子朱天申對於睿思殿賜五經出身天申天錫再從兄禮部言天申年十二試誦十經通也同上

哲宗元祐元年五月丁巳朔又詔禮部自今乞試童子誦書所屬毋得
取接上同

高宗紹興十三年三月進呈十書習射童子求試於有司者凡九人上
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朕嘗示恩一二童子故求試者雲集此雖善
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惡不可不審也

武舉

見前武學門

試教官

宋朝神宗熙寧八年始立教授試法即舍人院召試大義五道初太傅
正錄及州教官朝廷固嘗特除用亦雜出薦試否則取其試藝等格優
多者用之

哲宗元祐元年詔近臣擇經明行修者舉為內外學官罷試補法。紹
聖中詔依舊法召試附吏部春秋試兩經大義各一道其後學官歲
許一試附吏部春秋

試

宋朝神宗熙寧中詔諸州發解考試官凡親戚若門客毋得試於其州
類名上轉運司使與鎖廳者同試率七人立一額四朝

仁宗景祐四年賈昌朝言舉人有親戚守官及隨行地遠并發解官親
戚並令運司差官類試皇朝

權恩

宋朝太祖開寶三年詔貢士十五舉賜本科出身得司馬傳已下百六
人仍不為例

真宗祥符四年詔河中府進士五舉餘州七舉並特奏名。祥符八年
帝謂宰臣曰累舉不第年齒已高深可憐憫於是詔進士六舉諸科九
舉特與奏名

仁宗嘉祐八年始詔進士五舉諸科七舉年五十以上者具名以聞

宗學

見前宗學門

群書考索卷三十二

後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三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士門

春秋人才

僖伯之諫觀魚隱五年哀伯之諫納鼎成二年皆能陳先王之禮制臧文仲
 雖有三不仁不智之譏文三年至於請糴於齊莊八年設備於邾僖二十二年
 諫焚巫尪僖二十二年則其可取者也臧武仲雖有求後之失至於不詰魯
 盜襄二十一年而謂執虜其信而後可以治人者此其可取者也魯欲伐齊
 曹劌能以察獄之忠而致一戰之勝莊十一年齊侯伐魯展喜能以成王之
 盟使之釋兵而反旆僖二十六年子家羈心衛社稷不肯從季氏欲與從政
 之願定元年言與行合可謂忠臣矣况以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求之藝
 皆聖人之徒也由之一言足以使小邾射之信過於子乘之盟賜之一

出存魯而破吳強晉而伯楚齊之伐魯舟子請皆城而戰以敵齊之車
 師親用矛焉而卒獲齊之甲首襄十一年此皆魯之人才也管仲有治國致
 民之才而相威公作內政以制兵故南至召陵北伐山戎諸侯莫敢違
 史齊世家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正天下齊之所以強天下
 者法制之得也寧觀其責包茅於伐楚僖四年定世子於首止僖五年甯母
 之謀鄭僖七年而有招攜懷遠之言葵丘之會諸侯僖九年而有尊賢育才
 之訓於賜胙之命亟修下拜之恭於上卿之饗而退辭下卿之禮僖九年
 勸齊侯不肯曹劌之盟史傳而示信於諸侯相齊侯伐山戎以救燕齊史
 世而使燕納貢於周仲尼以為民到今受其賜論語則仲之才蓋可知也
 晏平仲以節儉力行而事二君有補於世若獲踴貴夔賤之言昭二年而
 能使齊侯之省刑衡鹿丹鮫之言而能使齊侯之薄斂昭二年以獻可替
 否之相濟而力下夫和與同之異以禮之可以為國而欲以失陳氏之
 難昭六年此皆齊之人才也趙襄之位史晉世家文公深知而多謀勸公子
 之先入能以得周而為言以至文公蒐于被廬襄則進卻縠以其說禮

樂而崇詩書可為元帥文公命衰為卿辭以藥拔之智先軫之謀胥臣
 之多聞可以為輔士會之賢范武子趙文子以為利其君檀弓不忘其身
 謀其身不遺其交晉人為文子之知人及宋之會子木問武子之德文
 子以為夫子之家襄七年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祝史陳信於鬼神無
 魏辭子木曰人神歆之宜其光輔五君為盟主也今觀城濮之戰士會
 尚幼已有獻俘授馘之功位將中軍則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因殺烝之
 問而能講求禮典以修晉國之法則士會之德可知矣魏絳揚千之僕
 合於軍禮論和戎有五利為國之福叔向博識文辭以禮信為國使晉
 多取重於諸侯治國制刑而不隱於親孔子以為遺直魏獻子舒之為
 政也以舉賢入仲尼聞魏子戊之舉以為近不失親遠不失舉昭二十年
 可謂義矣韓宣子聘魯觀周禮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昭二年則知
 周禮之盡在魯及周之所以王此皆晉之人才也子產多記識書善辭
 令外雖慈愛而守助正子太叔問政對以政如農功襄二十五年且謂有德
 者能以寬服民晉取諸侯之幣重則告以長國家者在於有德能使范

宣子之輕幣襄四年及其為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五
 夫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襄三與人之誦已至有子
 產誨之子產殖之之言方其不毀鄉校仲尼以為仁合襄三十一合諸侯
 藝事貢仲尼以為禮以學而後入政谷子皮為邑之問襄三十一年以苟利
 社稷解國人立賦之謗昭四年此皆鄭之人才也子木問子聲以晉大夫
 與楚執賢歸生對以楚雖有才晉實用之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楚
 失東夷則雍子之為也楚罷於奔命則子虛之為也楚失諸侯則苗賁
 皇之為也孫叔敖為相王以幣輕更小為大百姓不便孫叔敖則復請
 如故葉公之使齊孔子以命義天下大職之語訓其行葉公之為政孔
 子則以近悅遠懷之言而答其所請凡有所為問而後行諸梁之賢於
 人也遠矣子木使為書土田而度山林賦車籍馬楚是以與左史倚相
 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右史子革作祈招之詩此楚之人才亦盛矣

歷代人材

賢之道必於閒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功乃在於緩急有為

之際枚擗之八才至於濟濟之多卷阿之吉士至於藹藹之盛三有宅
 克即宅是三宅之有其人也三有俊克即俊是三俊之有其人也至於
 中興之時有張仲孝友以導之於左右有冲山甫之垂式於百辟蕃宣
 之寄足為南國之武者申甫也平淮之難足以致四方之平者召虎也
 是以當時頌中興之盛則以為任賢使能為漢高之興駕馭英雄廣賢
 豪俊轉給餽餉則有蕭何謀謨帷幄則有張良戰勝攻取則有韓信其
 餘彭越英布之徒莫不各以才勇而自効孝武之時得人為盛儒雅則
 公孫洪董仲舒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
 去病孝宣招選茂異蕭望之夏侯勝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
 相則趙充國魏相丙吉治民則黃霸龔遂趙廣漢光武中興而鄧禹杖
 策渡河首論大計而有延攬英雄之說故任使諸將多訪於禹每有所
 舉各當其才是以敢戰深入若賈復馳志伊吾如臧宮馬武河南而給
 足軍糧者寇恂也而請乎河北者邳彤也馮異之平三輔岑彭祭遵之
 平隴蜀二十八將之才足以正東都再造之業至於三國各自據其土

而成鼎峙之勢亦諸人之力也故在魏則荀悅賈詡之筭無遺策郭嘉
劉曄之才策謀畧管寧之淵雅高尚毛玠之典選清正在吳則周瑜魯
肅之儒入為腹心出為股肱甘寧陸統之徒奮其威黃蓋將欽之屬宣
其力在蜀則諸葛孔明之長於治國費禕董允之志慮忠純向寵之性
行均淑皆一時之人傑也蓋至於晉則王戎王衍之徒皆以浮誕相尚
而人才遂流於虛雖王導能收拾賀循顧榮扶持江左之基祚而此風
猶未盡變祖逖擊楫之志則不能用也陳頴之正論則不能容也其後
褚裒尚浩竟以虛名而不能成效太宗造唐之初考元齡收采人物致
之幕府杜如晦參謀軍事剖決如流登瀛之選更番入侍以討論文籍
崇文學士內殿講論以商榷政事魏謩以諫諍為已任知無不言而馬
周之才聞一常何之之薦則四輩督促即日召用迭運新進而天下無
遺才之嘆此所以致正觀之盛也出張說而相姚宋二人相繼用事而
應變成務則崇之長也持法守正則景之長也同心輔佐而尤急於擇
人隨才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此所以致開元之盛也元和之初首用

杜黃裳而置之宰輔振立紀綱裁抑藩鎮白居易之徒皆得以盡言而
無忌裴均李絳又相與開闢言路推輓人才李藩之劾李夷簡律群之
論皇甫鑄韋貫之論張宿皆有犯顏納諫之忠此所以致元和之盛也
宋之人才莫盛於慶曆元祐之時輔弼之臣則有若杜衍呂夷簡韓琦
范仲淹之徒裁抑恩倖者衍也以黜陟人才為職者仲淹也夷簡之志
畧深沉韓琦之足辦大事則其居輔弼之任為如何臺諫之臣則有若
歐陽脩余靖蔡襄唐介之徒經筵之官因讀正統而進諫有如杜詢因
讀漢書而致戒有如丁度因講經而微諷有如楊安國史館之士則張
方平以直諫聞劉庾義以該博聞孫輔以抗直聞豈非慶曆之盛乎元
祐之時輔弼之臣則有若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呂大防之徒更保甲
而罷新法放市易而去方田者光也總揆路而除吏妙選一時端良之
士者公著也彥博之夷狄知名大防之力辦宗祖家法則其居輔佐之
任者為如何臺諫之臣則有如朱光庭范祖禹蘇轍梁燾之徒經筵之
官因讀寶訓論鈔法有如願臨因讀寶訓而推崇好生之德有如韓淮

欲以陸贄奏議而備講讀有如蘇軾史館之士有直筆之稱者黃庭堅
也有文學之與者張耒也蔡襄之以文藻自奮張陸佃之以著述自見
豈非元祐之盛乎

人物

一代之人物必有一代之名譽天下之公論繫焉不可誣也晏平仲事
齊三世甘茂起於閭閻而皆顯名諸侯陸賈勸陳平交歡周勃而游於
漢庭公卿之間名聲藉甚韓安國所推舉天下名甚而天子以為國器
揚輝之才能好交英俊而名顯朝廷尹翁歸之清潔自守不以行能驕
人而甚得名譽此皆名之著於朝廷者也以范蠡之三徙而成名於天
下灌夫之破吳軍而名聞於天下荀淑之清識難尚鍾皓之至德可師
而李膺實以此稱之謝安雖處衙門而自然有公輔之望此皆名之著
於天下者也季布之諾季心之勇而俱聞於關中鄭當時之聲聞梁楚
而山東諸公又翕然有鄭莊當莊之稱雋不疑之進退以禮而名聞於
川郡此皆名之著於郡國者也威名之盛流聞匈奴則有若趙廣漢者

焉名聲遠布為元魏李孝伯之所訪問則有若宋謝莊者焉有蕭夫子
之名而外夷願得以為師則有若唐之蕭穎士者焉此則名之著於外
域者也道德彬彬則有若馮仲文豹德行恂恂則有若召伯春天下
規矩則有若房伯武德天下模楷則有若李元禮膺不畏強禦則有若
陳仲舉著天下俊秀則有若王叔茂暢以至德行堂堂有若魏邢子昂
顯後進領袖則有若裴西渤海赫赫有若曾歐陽堅石建洛中英英有
若曾荀道明閩洛中奕奕有若劉輿劉昆盛德絕倫有若趙郝嘉省江
東獨步有若王文度此此皆名之見於誦詠者也龔勝龔舍則謂之龔
兩龔周澤孫堪則謂之二擇擇字擇李固杜喬李膺杜密則皆謂之
李杜鄧彪宗武伯之徒則謂之南陽五伯陸機陸雲則謂之二陸張載
張協張元則謂之三張孔敬康瑜張偉康茂丁世康曾則謂之會稽三
康曾謝元張元則謂之南北二元顏延之宋謝靈運則謂之顏謝齊陸
陸陸陸兄弟則謂之三陸此齊之邢邵溫子昇則謂之溫邵邢邵之與魏攸
則又謂之邢魏若乃中興三明明京師三明明則皆諸葛恢荀闞蔡謨皆明道

其人也涼州三明後漢則段絕明皇甫威明張然明其人也二劉則劉
焯劉光伯也二蓋唐則蓋文達文懿其人也二蘇後周則蘇亮蘇綽其
人也沈宋則沈佺期宋之問其人也蘇李則蘇味道李嶠其人也蕭李
則蕭穎士李華其人也元白則元稹白居易其人也劉白則劉禹錫白
居易其人也此皆名之見於並稱也八士則出於周三傑則出於漢諸
葛亮關羽張飛則謂之馬三傑宋璟張說源乾曜則謂之唐三傑富加
謨吳小徽魏谷尚並負文辭則謂之北京三傑竇武陳蕃之徒號為三
君而陳寔父子亦曰三君李膺荀昱之徒號曰八俊而劉表亦曰八俊
郭林宗之徒則曰八厨張儉之徒則曰八及度尚之徒則曰八厨劉表
與張隱之徒則曰八交以復劉翔之徒則曰八友而八交者亦有八顧
之號龐參禰衡樊準孔融比之為一鴉樊準為參孔融為衡皆蜀馬良
兄弟則謂之馬氏五常顧榮陸機陸雲則謂之三俊石崇歐陽建陸機
之徒則謂之二十四友阮放郝鑿等則謂之兖州八伯方伯之類薛兼紀
瞻等則謂之五雋而張華又目之為南金晉胡毋輔之輩謂之四友而

謝靈運何長瑜之徒亦有四友之目唐曰四族之雋者則孔沈魏顧羣
也卽氏二賢者則卽知平卽餘令也號為四傑者則楊照王勃輩也陳
留八俊者格處仁王孝逸輩也出唐格河東三絕則有若徐彥伯之徒
唐竹溪六逸則有若李白孔巢父之徒號為四變則有若崔造韓會之
徒至於龍鳳目之者若荀淑諸子則謂之八龍而獨推慈明荀爽之無
雙晉卞粹兄弟則謂之六龍而獨推元仁粹之無雙後漢許慶許劭
則謂之平輿三龍而汝南俗有月旦評之號魏華歆郝原管寧則謂之
三人為一龍諸葛孔明龐士元則謂之伏龍鳳雛晉索靖輩則謂之屯
煌五龍晉溫羨諸父則謂之六龍薛收薛元敬薛德音則謂之河東三
鳳至於以珠玉目之者若晉郗詵則謂之崑山片玉夏侯湛潘岳則謂
之連璧王勃兄弟則謂之三珠此皆名之見於標目者也以馬威卿馬
孺卿後漢而謂之鉅下二卿以張湛而謂之中東門君以王敬洪而謂
之王東山以王績唐而謂之東臯子以白履忠唐而謂之梁丘子以李
栖筠而謂之贊皇公此名之繫於地理者也若賈誼劉向則以為古之

伊管未能遠過若諸葛孔明則陳壽評之以管蕭之亞若王導則曰弄
比之以為管夷吾若王儉則李延壽謂其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而
衣冠禮樂盡在於是若王鎮惡則李延壽謂其推鋒直指前無強敵為
宋之方叔若崔浩則自此於子房若劉湛則自此之於管葛若坦崇祖
則自此於韓白而齊高帝獨許之若任昉則王僧孺論之以為過於董
生若房元齡杜如晦則唐史贊之以為蕭曹之勛不足進此皆名之見
於此擬也

兩漢諸儒

唐書儒林贊曰左氏與孔子同時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
自三代而降儒者之盛莫兩漢若也今以西都言之大抵諸儒相傳授
而枝分派別有可論者故言易則自潞川田生言書則自濟南伏生言
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袁固生於燕則韓大博言禮則魯高堂生言
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此其大畧也及漢世傳授易之
名系有四一曰田何之易自商瞿子木受之於田何又

數傳而至於施雠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若乃王子中
周王孫丁寬亦皆授易於田何有以見當時之言易者皆本之於何矣
二曰京房之易房授之焦延壽劉向攷易諸家謂延壽獨得隱士之說
以房為異黨故別為京氏之學三曰費直之易長於卦筮以彖象繫辭
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而傳之王瓚曰曰高相之易其學初無章句專
說陰陽災異而授之子康及母將求高費二家皆未嘗立於學官至於
後漢建武中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之傳融授於鄭元
而元則為之注荀爽則又為之傳自是費氏興而京學衰矣然則易之
所傳授者蓋如此書之名家者有三自伏生而傳之歐陽生自歐陽生
而傳之兒寬而書遂有歐陽之學張生再造而至夏侯勝勝又傳而至
於夏侯建而書遂有大小夏侯之學

勝宣帝時議席樂下獄黃伯從勝受經獄中勝言洪範傳取重霍光
。建問五經諸儒與尚書相出入者建率引章句具文飾說勝非為
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非勝學疏畧卒自專門各經。建勝之從兄

子也

若東漢之牟融則習為大夏侯之學者也王良則習為小夏侯之學者也
 也巨榮則習為歐陽氏之學者也榮義世習相傳東京最盛其源流之
 遠如此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
 餘篇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諸篇多古文說
 是時猶未立學官後漢之杜林實傳古文賈逵為之作謝馬融為之作
 傳鄭元為之注解而古文尚書遂顯於世然則書之所傳授者蓋如此
 詩之名家者有四魯詩則自申公授之於浮丘伯與諸先而瑕丘江公
 能傳之若許生徐公亦皆守學教授者也章賢以詩事江公許生而傳
 於元成章賢之子故魯詩有韋氏之學王氏以詩事徐公許生而式之傳又
 有張唐楮氏之學齊詩始於袁固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而夏侯
 始昌授之後蒼自蒼而後齊詩則又有翼奉康衡師丹伏理之學韓詩
 始於韓嬰燕人孝文時為博士推詩人之意以作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自嬰之後韓詩
 則又有王吉食長孫之學至於毛詩則始於趙人毛公以授貫長卿後

又有徐敖傳之故言毛詩者皆本於敖若齊若魯若韓皆立博士而毛
 氏來之立焉至東漢之鄭眾賈逵皆傳毛詩而馬融則又為之傳鄭元
 則又為之箋顯宗建初八年詔諸儒選高堂生受毛詩由是遂行於世
 此則詩之所傳者然也禮之名家者有三自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其
 右後瑕丘蕭奮以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慶普故禮有大小戴慶氏之
 學二戴之與慶氏皆立博士而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
 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焉建武中曹充習慶氏之學傳其子
 褒遂撰漢禮而鄭眾傳周官經馬融亦作周官傳之授鄭元元又作周
 官經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授之取其長者為鄭元學又注所小戴
 所傳禮記四篇通為三禮經此則禮之所傳授者然也春秋之名家者
 有三自胡毋生授公羊春秋與董仲舒同業而齊之言春秋者宗生之
 其後如嬴公如睦孟如嚴彭祖如顏安樂皆以學彰此皆公羊之學也
 自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於魯申公其後如榮廣如尹更始如房鳳皆
 以其名顯此皆穀梁之學也自賈誼為左氏傳訓以授貫公數傳而至

於尹成更始翟方進賈護之徒故劉歆從程尹以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焉此所謂左氏之學也公孫洪本舉公羊及相武帝又此輯瑕立江公及董仲舒之議而卒用董生於是武帝尊公羊家而穀梁浸微至宣帝時召蕭望之等大設公穀同異而多從穀梁其後劉歆欲建立左氏於學官房鳳王夔皆與也至於移書以責太常逮建武中鄭興陳元皆傳左氏之學而元又從而訟之遂立左氏博士顯宗時賈逵言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試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由是遂行於世此則春秋之所傳授者也

問官名

今攷西蜀儒林傳所載自丁寬以至高祖則為易自伏生以至孔安國則為書自申公以至於毛公則為詩自高堂生及孟卿則為禮自胡毋生以至於房鳳則為春秋後漢儒林傳之所載自劉昆以至於孫期則為易自歐陽歆以至於揚綸則為書自高詡以至於衛宏則為詩自夔

晉至鄭衆則為禮自丁恭以至於謝該則為春秋獨董鈞以禮名家皆昭昭可見者

晉夔氏禮求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等多令參議多從用

然漢之諸儒於經各自名家漢之為制每家則各立博士初叔孫通為博士是時雖有博士之官而挾書之律猶未除至惠帝除挾書律孝文復廣游學之路而天下衆書往往頗出論語孝經爾雅皆置博士至五經家得列於學官者不過詩而已矣故申公韓嬰皆以詩為博士翟龡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蓋謂此也景帝復立齊表固詩而獨經猶未立也至武帝憲章六學統始罷傳記增獨立五經故孟堅之贊儒林有曰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帥衆至千有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初書惟有歐陽禮惟有石蒼易惟有楊氏楊叔光後春秋惟有公羊而已夫立五經而獨有四蓋詩經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為五耳至宣

帝嘗於書則復立大小夏侯於易則復立施孟梁丘於禮則復立大小戴於春秋則復立穀梁在宣帝時於易則復立京氏在平帝時則又復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與夫古文尚書後劉歆之言也元武中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傳書有歐陽小大夏侯詩有齊魯韓氏禮有大小戴春秋有公羊嚴顏凡十四博士今戴於百官志乃太常之屬也肅宗建初中會五經於白虎而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師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此其大畧也雖然兩漢諸儒之經術豈苟然哉若丁寬之讀易精敏而作易說三萬言

寬字子襄景帝時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訓故

后蒼之兼通詩禮而作后氏曲臺記

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右蒼字近君

寬與王子中周王孫又皆著為易傳顯名儒林夏侯勝之善說禮服表曲之不曲學阿世申公力行之說王式三百五篇之諫諫昌邑王也韓嬰

之論事上前雖仲舒不能難以至梁立賀之筮隨宣帝時字長於吳京房分卦直日之法長於占驗此其所以見述於兩漢也史以煩碎不可行若注卅之學義研深而作易通論景靈之能理詩易而作易說詩解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畧任定祖安也之君今行古楊子字次行政也之說經鉅鉅載馮字次解經不窮鍾興字次之學行高明召伯春也之德行訓訓董鈞字伯文之號為通儒丁恭字然之學義精明周防之撰尚書雜記許叔重之五經無雙又作說文解而作五經異義之書合以再說成何休之精研六經而作訓詁春秋公羊墨守左氏膏肓不窺門梁廢疾之書又以春秋較漢事而妙得公羊之本意不窺門以至衛宏字敬之好古學

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諫七首行于世

既從謝曼卿受詩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復從杜林受古文以作訓

旨之篇服虔字子亦作左氏傳解且以左氏六十條駁何休漢事之說凡

其所以見述於東漢

何休駁漢事六百條自謂妙得公羊本意

然西漢之儒治春秋明經術者有若董仲舒者矣學春秋雜說有若公孫洪者矣時行貨行帶經而鋤有若兒寬者矣疏廣之明春秋夏侯始昌之通五經季尋之好洪範翼奉之明經術而有六情十二律之論師丹之深於議論而多切直之言其他如篤志於學號為鄒魯大儒者韋賢也兼通五經能為駟氏春秋者王吉也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康衡也文義至深度越諸子者楊雄也好古強博集為七畧者劉歆也議論通明以禹貢行河有如平當者焉明經潔行定宗廟之祀有如貢禹者焉身為儒宗有如蕭望之者焉經學明習有如翟方進者焉以至於兩龔鮑宣陸孟之徒亦皆以明經顯於世而不載於儒林傳者何哉東漢之儒其好古學明於左氏周官長於曆數有若鄭興者矣兼通五經穀梁之說尤明左氏春秋有若賈逵者矣字景伯博通五經有若馬融者矣字季長經傳洽熟號為純儒有若鄭元字公真矣字康成明經稽古祭字春卿時賜以車馬祭曰今日所蒙稽古力也顯宗三雍初成拜

為五更

丁鴻之殿中無雙

鴻字孝公從榮受歐陽學論語白虎觀

鄭衆之兼通經傳持節使匈奴而不肯少屈

顯宗時從鮑駿子以家事廢國家之言還就國

陳元之為學者所宗而上疏光武不可有察公輔之名皆其不可泯者

及觀其淵源之際則鄭興傳之鄭眾仲農字賈逵本之賈徽逵父傳父

業而東都遂有賈鄭之學故撰左史條例校三統曆者鄭興也條奏左

氏三十事嘯宗尤著明者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撰歐陽大小夏

候尚書古文同異齊魯韓詩毛氏異同及為周官解故者賈逵也作陳

春秋推記條例者鄭眾也著三傳異同之說為注孝經等詩易諸經之

注則出於馬融

病賈逵鄭眾之注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故作三傳同異

說時欲廢寇村之禮息戰陳之法融初上廣成頌諷不可廢講武忤

鄧氏旨後懲艾為梁冀章章奏作大將軍西第頌為正直所羞
發墨守鍼膏育起廢疾作六藝論毛詩譜周禮難以及於五經之異義
則出於鄭元而亦不載於儒林傳何耶得非其出於事業他有可善者
於史氏之條列固當別出邪不特此也東漢之儒其博洽多聞則推之
於杜林閉戶講論則推之於魯恭五經復興則推之於魯不經為人師
則推之伏湛博學多通尤好古學則推之亘譚如馮豹之道德彬彬崔
酺之四世傳詩周舉之五經縱橫道古今者憲植也其學本於駟斐而能與
能作尚書章句三禮詳詁濟世美者在植也而其學本於駟斐而能與
諸儒博士雜定五經延篤之論解經傳而服虔以為折中蔡邕醇伯之
正定五經而後儒之咸所取正若乃公羊嚴氏春秋樊榘之冊定章句
既以樊榘名其學矣而張霸以為猶多繁碎復施減定之力焉東都之
儒不既盛乎范蔚宗乃曰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
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
言獨鄭康成括囊天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

所歸范甯每攷先儒經訓而長於康成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乃
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吁即此可以論東漢諸儒之學

唐之諸儒

唐自太宗銳情經術開文學之館召名儒之流且命學士番宿更休與
之討論古今道前王成敗之事日亥夜艾未嘗少怠而又讎正五經頒
之天下使諸儒作為義疏以久其傳至於元宗亦詔群臣舉通經之士
而褚無量馬懷素之徒勸講禁中加以尊禮集賢院之部分典籍軋元
殿之博彙群書至六卷由是開元之世經籍大備唐世儒學之盛良有以
也且當時之儒者果何如哉博通五經明於左氏有如徐文遠曠著書
博辨撰為釋文有如陸德明精於詁訓考定五經有如顏師古字籀有
撰孝經章句作五經義訓有如孔穎達字仲

正觀中講以能問於不能此與師古同受詔為之詔號義贊後詔改
為正義

以至王恭之三禮義證號為精博王元感之詆先儒同異號為五經指

武后時撰書糾繆春秋振滯魏知古歎曰五經指南也

褚無量之講經博敏尹知章之偏明六經鄭餘慶之奏對多傳經義而

行已全潔鄭覃之經術該深而刻定石經鄭綱之進以儒術而守道寡

愆此則以經行明名者也徐堅等薦奏博貫經史有若歐陽詢字信者

為與魏證虞世南哀次經史百氏太宗欲知前世得失故也帝王

興衰之要有若蕭德言者為太宗愛其書博美北方陳壽有若敬播者

為博通經史有若馬懷素者為此則以經史顯者也以商踐猷之博學

多通而有五總龜之名謂龜千年五聚元行冲之博通故訓任防而

能辨古銅器之作

有人得銅器於古冢曰此阮咸所作也命易之木為之遂謂之阮咸

孔若思之多識古今而多特之大政必咨而後行徐堅之諳識典故而

當時之譏次蓋由於高選路敬淳之明於姓系而以譜舉名其家柳冲

之學而以姓系著乎錄

唐初姓系譜學惟敬淳名家後柳冲韋述等皆祖之初太宗命諸儒

撰姓氏志先天時復詔冲及徐堅吳兢等討綴書之姓系錄

若乃曹憲之邃於小學而能復興古文註述廣雅武平一之博學通春

秋而能答崔日用三威增七穆也之問晉六卿齊楚執政之數

唐武平一傳崔日用問武平一曰魯三威鄭七穆如何答曰慶父叔

牙季友威三子矣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復公

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

子良子國子印子游子豐也一坐驚伏平一問曰公用言齊威公

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

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不知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

鄭欽說之博物而能辨甸服黃鐘之銘

初梁大傳任昉於鍾山得銘曰甸服黃鐘當時莫能辨欽說得之於

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云云人服其智

此則以博學聞者也寧拒觀史之詔而不肯開史官之禍守職不屈若

朱子著者其直節為如何能變豪奢之習而省損駸馭之數聞風自化若楊公權縮者其清節為如何不特此也元宗尊尚經術選置學士而張詠實倡之至於用天下知名之士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使開元之盛見述於後世則說之功為多焉唐之諸儒大槩如此而其間以傳授名於世者若啖助之淹該經術善為春秋考三家之短長而集傳例統之書作又有趙康字伯陸贄為之高第而纂例之書出焉雖然儒亦患於難全也顏師古於古篇奇字討析雖熟而離校之際使商賈之徒亦竄選中孔隸達之義贊包貫雖詳而其中不能無謬冗焉嘉運駁正其失互相譏詆而啖助之言春秋亦多鑿意得不有惜於此哉唐三百年間獨韓愈者與孟軻揚雄相為表裏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史氏謂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皇皇仁義為道君子信矣自今攷之論官市諫佛骨雖之死不悔遂鰓魚諭庭凌軍其感人動物有如此者至於三上書宰相潮州謝表蓋將祿仕於諸侯與庶幾憲宗之改耳退之自謂文皆約六經之旨舉其大槩聖德詩約乾之文言也別知賦約詩

之谷風者也佛骨表有似無逸之書進學解有似學記之說乃若符讀書城南或謂誘人以利祿之學孰知約宵雅肄三之意感二焉賦或謂有羨於榮光孰知約飲食教載之旨至於原道師說等數十篇昔與術宏深佐佑六經其道蓋自此孟軻以荀况楊雄為未純自晉迄隋佛老顯行聖道不絕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家訓笑路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距揚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載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為不少矣自愈沒而其言始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群書考索卷三十三





